

龍騰九萬里系列

蕭瑟 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藝出版社

# 追云搏電錄

上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萍劍練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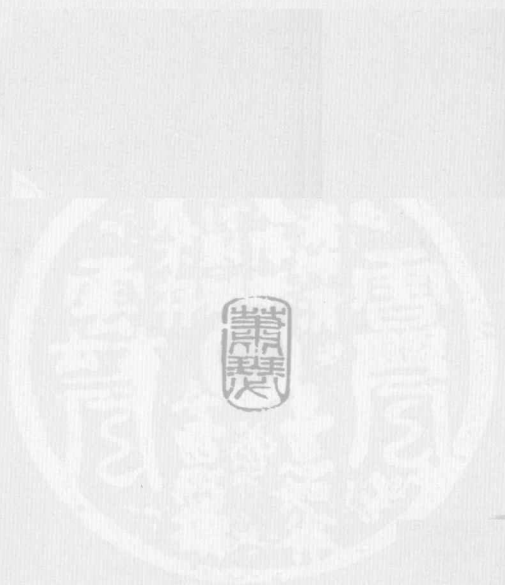
青衣修羅傳



# 追云搏電錄

上

龍騰九萬里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九大凶人排行之八的漠北双凶贺子龙、贺子虎在要铁匠龚江打造三十支奔魂神钉的同时，强收他的小徒儿于梵为门人。当于梵到柳云山庄送神钉时，又与排行老九的凶人鬼斧神鞭秦鹏飞的五姨太夏莘一见钟情。秦鹏飞毒打夏莘，于梵与夏莘私奔出山庄。在安置夏莘疗伤后，于梵回到铁匠铺发现师傅龚江被杀。于梵雇车追赶弑师恶人与车行发生械斗，险些丧命；当他来到医馆接夏莘时，又中了柳云山庄沈重的埋伏，夏莘已被沈重擒获。于梵这个只有神力而无武艺的年轻人，与沈重展开了舍死忘生的厮杀，要尽自己的一切夺回夏莘。

般若神僧乃九凶之克星。为此，九凶要聚会柳云山庄，共谋除掉般若神僧并夺取千年参王和太阳真解两件珍宝之策。于是，于梵带着夏莘虽逃出了嘉兴城，却又在路上先后遇到九凶中的老三枯木尊者彭海、老四霸天魔刀魏霸天、老五毒僵尸轩辕穷和老七金笛书生罗诗。不但夏莘又落入罗诗魔掌，于梵也被击毙，后又被彭海救活并来到杭州。当他在悦来客栈养伤时，又与江南大侠蓝辉雄、蓝盈盈父女相识，偶然中还得到神僧的扶助，使他完成了铁布衫横练功。为传达神僧之命，于梵奔上了去隆中山和宜昌之途。但他已被欧阳玉跟踪。

于梵在蓝辉雄宅内与血影人魔拼斗时，紫衣丽人与他相约在泰山观日峰比试内力。于梵应约而至，紫衣丽人却给他服食半支参王，并为他打穴通脉。原来她便是被般若神僧收为门人的夏莘。自铁陀行者口中得知，于梵之父于刚在金狮寨，当二人来到时，枯木尊者已在此将陈翠击伤。于刚用新练太阳真解将其击为名符其实的枯木。于刚传于梵太阳神功。在桂子飘香、中秋之夜的紫金山中，于梵运用太阳神功，将伪造太阳神解、挑起武林自相残杀、收买败类、企图独霸江湖的罪魁和毁家元凶的红灯老祖李庸废除魔功，关押至七绝洞内。

##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夺魂神钉 ..... | ( 1 )   |
| 第 二 章 | 九大凶人 ..... | ( 25 )  |
| 第 三 章 | 暗潮汹涌 ..... | ( 46 )  |
| 第 四 章 | 美人之劫 ..... | ( 68 )  |
| 第 五 章 | 师门血仇 ..... | ( 95 )  |
| 第 六 章 | 弑师逆徒 ..... | ( 117 ) |
| 第 七 章 | 鞭斧交辉 ..... | ( 141 ) |
| 第 八 章 | 金笛书生 ..... | ( 165 ) |
| 第 九 章 | 稻田呻吟 ..... | ( 188 ) |
| 第 十 章 | 群邪会集 ..... | ( 209 ) |
| 第十一章  | 活色生香 ..... | ( 229 ) |
| 第十二章  | 神僧现身 ..... | ( 252 ) |
| 第十三章  | 大风起兮 ..... | ( 276 ) |
| 第十四章  | 夜航情缘 ..... | ( 296 ) |

## 第一章 夺魂神钉

酷热的夏季刚过去不久，虽说秋天已经来到，气候还是非常炎热，只有早晚的时候，才有清凉的秋风吹来，中午，炽热的太阳还是照射得草木抬不起头来。

这时正是晌午时分，阳光火辣辣地照晒着，嘉兴城里那宽敞的街道上，平坦而整齐的青石，似乎冒起一层白烟，热浪在阳光里蒸腾直上，像是有一个巨大的火炉放在地上一般。

几条大街，难得看到一个人影，人们若非有急事在身，绝不会冒着这么大的太阳走到街上来，甚而连在街边找寻食物的野狗，此刻也躲在阴凉的屋檐下去休息了。

没有一丝风的静息，也没有喧闹的市声，大地似乎在静止之中，一切都在烈阳之下获得暂时的休息。

蓦然，一阵密集的铁蹄敲击声从街道的东侧传来，顿时破坏了这一片寂静，随着蹄声的接近，两乘快马已急驰进了街道。

那两匹骏马一灰一棕，生得竹耳兰筋，高大健壮，全是纯粹的蒙古种良驹，昼夜之间赶个四五百里是绝无问题的，不过此刻它们全都满身冒汗，长长的鬃毛被汗水所湿，粘在身上，鼻孔里也不住地冒着白气，显见是奔驰过一段很长的距离。

可是说也奇怪，那乘坐在马上的两个骑士却是丝毫不见疲

惫之态，他们的头上戴着一顶同样的竹笠，身上也同是穿着青色的长衫，全都腰身挺得笔直，昂然地骑在马背之上。

炽热的阳光垂直地照晒而下，他们两人的脸庞有大部分都被竹笠的阴影所罩住，只露出自鼻端以下的小部分，那紧抿的嘴唇被阳光所照，显得有些干燥，不见丝毫汗渍，仿佛他们是刚刚跨上马一样。

双骑急驰，转眼之间便已驰过大半条长街，那左边的骑士倏地一扬首，烁亮的目光乍闪，沉声道：“老二就是这儿了。”

右边的那个骑士应了一声，道：“没错吧？”

就在这两句话里，两乘快马已经驰到一间很大的铁匠铺门前，位于左边的那个灰马骑士没有回答同伴的话声，嘴里低低一喝，猛地一拉缰绳，他跨下的灰马已发出一声长嘶，霍然人立而起，那等快速奔行之势顿时便已刹住。

在同一时间之内，两乘快马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被勒住了前奔之势，站立在那间铁匠铺的门前。

那两个青衣骑士缓缓地下了马来，也没理会那两匹嘴里不住喷着白气的骏马，向着铁匠铺敞开的大门走了进去。

他们一跨进去，身形略为停顿了一下，才看清楚在铺子里，正有一个少年人坐在一张长凳上，仰首望着他们。

那个少年身上穿着一袭灰布衣裤，挽起了袖子，右手拿着铁锤，左手持着铁挟，看样子似在打造什么东西。

他的年纪很轻，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瘦瘦的脸颊，挺直的鼻梁，配上乌黑圆亮的眼睛，颇为逗人喜爱，不过此刻他的嘴角、脸颊到处都是一块块黑印，一条条白痕，使得他的脸孔看来颇为滑稽。

显然他在工作时，不时地用沾过煤炭的手去擦脸，以致留下一块块黑印，至于那些白痕则是汗水流过的痕迹。

若是常人看到他这副样子，一定会禁不住好笑，可是这两个刚一进门的青衣人却依然嘴角紧抿，神态不变，仿佛他们并没有看到他一样。

这个少年微微愕了一下，随即放下了手里的工具，站了起来，脸上堆着笑道：“两位……”

他的话刚一出口，便被截断：“你们掌柜的在吗？”

这个少年的脾气好像不太好，他那斜斜的剑眉微微一皱，问道：“请问两位找他老人家有什么事？”

那个站在右边的青衣人沉声道：“你听到没有？把掌柜的叫出来。”

这个少年勉强压着自己的性子，道：“他老人家此刻正在午睡，如果两位是为了照顾本店，要打造什么铁器，就不必惊扰他老人家了。”

“嘿！”那右首的青衣人冷冷道：“龚跛子的架子也真大，竟敢要我们兄弟等起他来了，他妈的……”

在喝骂声中，他已大步地闯进屋里。

那灰色少年剑眉一轩，喝道：“你想作什么？”

他拦住了那青衣人的路，不让对方闯进屋去。

那青衣人振臂一挥，道：“滚开点！”

他根本就没把这个灰衣少年看在眼里，在振臂挥出之时，仅仅用了三成力道，以为就可以把对方震得飞将出去。

哪知他的手臂刚一挥出，触及对方横在胸前的双臂时，只觉对方身躯一沉，这一臂之力，竟然只把那灰衣少年推得往后退出二步而已。

这个青衣人颇为讶异，轻呃一声，底下霍地飞出一脚，踢在那灰衣少年的腿上。

他这一踢之力又快又猛，尽管那灰衣少年以坐马之式稳住



了下盘，却也禁受不起。

但听他惊叫一声，身躯离地飞起，碰在墙角，然后又从墙壁滑落，跌进堆在屋角的煤堆里。

刹那，煤灰扬起，那个灰衣少年一身一脸全都变为乌黑，躺在煤堆里，连动都没动一下，不知是否晕过去了。

这个青衣人瞧都没有瞧一眼，仿佛晓得自己这一脚踢去，那个灰衣少年是绝对无法爬得起来了。

他依旧寒着一张脸，举步向屋内行去，看样子是要把掌柜的揪出来，他才甘心。

岂知他的脚步才一迈出，那个躺在煤堆上的灰衣少年猛然弹了起来，飞也似的向这个青衣人冲到。

只见他双拳有如奔雷迅捷沉猛地攻到，随着掌风扬起一片煤灰，弥散着斗室，也遮住了青衣人的眼目。

他这突如其来的一手，不但使得进入屋中的那个老二为之一愕，就连站立门口处的老大也为之轻“咦”一声。

这声轻咦刚自他的嘴里发出，他已听到老二大吼一声，左袖一挥，右掌迎头向那灰衣少年的头颅拍下。

他们两兄弟乃是武林中久著凶名的凶人，这个身为老大的青衣人，自然晓得他那老二的武功。

他一见老二这挥出的一掌，顿时便知道那个灰衣少年是绝对无法躲藏得了，马上将在掌上丧命，脑壳破裂而亡。

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冷酷的残忍的笑意，身形未动，就等着看这一幕画面的出现。

蓦然，他只见人影乍闪，一个短髯老者从里间跃出，右手一拉那灰衣少年，左手握着的镔铁拐杖飞快地迎着老二的掌刃挡去。

但听“啪”地一声轻响，那根镔铁拐杖已在这一掌之下断

为两截，沉猛的劲道从杖上传出，使得那个拉着灰衣少年的老者虎口裂开，跌了出去。

那个被唤作老二的青衣人一见自己的一掌竟会被人挡住，顿时一张脸拉得老长，眉宇之间扬起一片杀气，沉声喝道：“龚跛子，你的胆子好大！”

喝声之中，那站在门边的青衣人也跃了进来，一把抓起跌倒地上的老者，怒道：“龚跛子，你不要命了？”

那个被称作龚跛子的老者脸上堆着惶惑惊恐的笑容，道：“两位贺兄请息怒……”

他的话声未了，脸上已被贺老大掴了一掌，骂道：“龚江，你的嘴巴干净点，谁跟你称兄道弟了？”

龚江苦着脸道：“贺大爷，你轻一点好吧？跛子我的这条胳膊若是断了，可没人跟你们二位打造“夺魂钉”了。”

贺老大冷哼一声，把龚江放开，道：“看在你这双手的分上，今天就放过你这一遭，不过，下不为例。”

龚江揉了揉胳膊，颌首道：“是！是！”

“慢点！”那站在一旁的贺老二沉声道：“龚跛子，老大放过你，我还没答应呢！”

龚江一愕，道：“二爷，你……”

贺老二森冷的目光扫过那满头满脸一片乌黑的灰衣少年，问道：“龚跛子，那小子是谁？”

龚江道：“他是小老儿雇的伙计。”

“伙计？不像吧！”贺老二阴阴一笑，道：“龚跛子，这些年来，你的功夫可一点都没搁下呀？”

龚江惶恐地道：“小老儿方才是不得已，冒犯了二爷您……”

贺老二冷冷道：“冒犯倒谈不上，不过你这个徒弟的胆子

可不小，竟敢跟我动起手来。”

龚江骂道：“该死该死，他真是该死！”

他侧首对那灰衣少年道：“你还不过来跟两位贺爷道歉赔罪？”

那灰衣少年从被龚江把他在贺老二的掌下救走之后，便一直怔愕地站在墙边，起先他是为那青衣人的凶狠掌力而吃惊，随即为龚江的举动而感到惊诧。

他心中正在不解师傅为何会如此怯懦，已听得龚江唤他向那个青衣人赔罪。

他脸上沾满了煤灰，是以愤怒的表情不能从面上显现出来，可是从眼中闪现的光芒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如何的不满。

他抗声道：“师傅，我……”

“畜生！”龚江没等他说完话，已怒叱道：“叫你跟两位贺爷赔罪，你听到没有？”

那个灰衣少年似未想到师傅如此声色俱厉地叱责自己，愕了一愕，依然站在那儿。

龚江气极，向着灰衣少年行去，边走边骂道：“你这该死的东西，现在连我的话也不听了，看我打不打你？”

他走路之时双脚一跛一跛的，加上手里的拐杖已被贺老二一掌拍断，使得他走路的样子更加难看了。

龚江的脸上浮现起无可奈何而又悲痛凄惨的神情，当他看到那灰衣少年依然不肯低头认罪，咬了咬牙，挥起一掌，掴将过去。

他的手掌还未落下，陡地那站在他身后的贺老大已沉喝道：“住手！”

龚江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下，然后迟疑地垂了下来，他缓

缓缓地转过身子，只见贺老大眼中神光炯炯，默然地盯着那灰衣少年。

他的心中一慌，嗫嗫道：“贺大爷……”

贺老大淡然一笑，问道：“你这徒儿叫什么名字？”

龚江哀求道：“贺大爷，他的年纪还小，一时无知冒犯了你们两位虎威，请两位原谅他……”

他的话被贺老二打断，道：“龚跛子，你没有听到老大的话？”

龚江连忙应声道：“听到了，听到了，他叫于梵。”

那个贺老大也不知是真的听清楚了灰衣少年的名字，还是故作听懂之状，他点了点头，道：“很好，很好。”

龚江也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问道：“你们两位是……”

贺老大截断他的话，道：“龚跛子，我很喜欢你这个徒儿，你让给我们吧！”

龚江大惊，道：“这个……”

贺老大脸色一沉，道：“怎么，你不肯？”

龚江道：“不是不肯，只是他……”

于梵没等他说完话，已大声道：“师傅，我不愿意。”

贺老大嘿嘿一阵冷笑，道：“小子，你跟了我们兄弟算是你的福气，你可晓得我们是什么人？”

于梵骂道：“你们是土匪，强盗……”

贺老二怒叱道：“好小子，你不要命了？”

贺老大一把抓住贺老二，沉声道：“老二，不要把他吓着了。”

贺老二愤愤道：“老大，你忘了我们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贺老大道：“我当然不会忘记，只不过先把这孩子寄在这

儿，等我们事情辨完之后，再来把他带走。”

贺老二道：“老大，我们这次……”

贺老大敞声笑道：“这次我们九个人全都到齐了，还怕那老秃驴能逃得了？老二，你少说些气话好吧？”

他没有理会贺老二，对龚江说道：“跛子，你告诉他，我们兄弟是谁？”

龚江不敢违拗，侧首道：“梵儿，你过来。”

于梵的眼中已经充溢着泪水，但是他的本性倔强，当着外人的面前，尽管心中悲痛，却不让满眶的泪水流出来。

他默然地走到龚江的身边，问道：“师傅，有什么事？”

龚江指着贺氏兄弟，道：“这位是贺子龙贺大爷，那位是贺子虎贺二爷，他们俩人乃是武林中有名的漠北双雄……”

贺子虎冷笑一声道：“龚跛子，你又何必替我们兄弟俩脸上增光？我们明明是漠北双凶，什么时候又变成漠北双雄了？”

龚江尴尬地笑了笑，道：“当今武林中有九位最高的高手，他们两位便身居其中，所以贺大爷看上了你，应该算是你的福气才对……”

于梵把头一昂，道：“我不愿意跟着他们！”

龚江的脸都吓得青了，连忙叱道：“混账，你不要命了？”

贺子龙摇了摇手，道：“不要骂他，我就喜欢他这股倔强的脾气，嘿嘿，年纪轻的人应该这样才对。”

龚江堆着笑脸，道：“贺大爷，实在对不起你，待小老儿劝劝他，相信他一定会……”

贺子龙道：“这事目前不急，反正我们在这儿还要逗留半个月之久，等到办完了一件大事之后，我们才离开此地，回到漠北，到时候我才预备把他带回去……”

他的话声一顿，道：“现在，你叫他进去洗个澡吧！”

龚江似乎没料到贺子龙会变得如此和蔼，他愣了一愣，喜出望外地道：“梵儿，你还不快谢过两位贺爷？”

他见到于梵默然不吭一声，道：“你这孩子怎么搞的？你不是一直想找个名师学武功吗，现在名师就在眼前，你却……”

“好啦，好啦！”贺子龙道：“他一个孩子懂得什么？叫他进去吧，我们还有事情要找你。”

龚江松了一口气，道：“梵儿，你进去洗个澡吧！我跟贺爷有事相谈。”

于梵默然地点了点头，也没作什么表示，便转身走进里面。

龚江跛着腿走到屋角端来一张板凳，道：“两位请坐，我这儿又脏又乱，实在没什么可以招待你们……”

贺子龙冷声道：“龚跛子，你也不必张罗了，我们马上就走。”

龚江见到他们的脸色又回复到原先的冷漠，心中忐忑地问道：“两位大驾光临，有什么事情要找小老儿。”

贺子龙道：“没什么，只是找你打造六十支夺魂神钉，前年你替我们打铸的五十支神钉，早就用光了，去年来找你，谁知你早就搬了，害得我们到处找你……”

他的话声一顿，眼中射出一股森冷如电的锋芒，沉声道：“你是在躲我们兄弟俩？”

“这是哪儿的话？”龚江惶恐地道：“前年是因为小老儿的老伴过世，我守着那个破店忍不住伤感，所以才把店铺卖了，搬到这儿来……”

贺子龙冷哼一声，道：“龚江，你也不用替自己辩白了，总之你也晓得我们兄弟俩的手段，你若是想要躲避我们，哼

哼，凭你那手功夫，打铁还差不多，若是要跟我们动手，就算再练三十年也没用。”

龚江堆着笑道：“你们两位又不是不晓得小老儿这手功夫只是庄稼把式罢了，尤其是这条腿跛了以后，更是行动都不方便，哪还谈得了动手？”

贺子虎冷哼着道：“若非是看在老大的面上，我刚才就把你另外一条腿也打跛了……”

贺子龙打断了他的话，道：“老二，废话少说了，我们还得赶去会合呢！”

他的目光转向龚江，问道：“龚跛子，这六十支夺魂神钉，你要多久才能打造好？”

龚江道：“还是照旧，三天的工夫……”

“不行，”贺子龙道：“三天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等着要用。”

龚江为难地道：“你们晓得夺魂神钉的构造复杂，这三天的功夫，小老儿还得日夜赶造才行，不然绝不可能……”

“不可能也得可能！”

贺子龙道：“明天这个时候以前，你就得铸好。”

龚江苦笑道：“小老儿除非长了十只手，不然无论怎样都没有办法打好，您知道熔铁的时候，火候一定要够，否则神钉的重量就受到影响……”

“我不跟你多说废话了，”贺子龙问道：“你日夜赶工，到明天这个时候，最多能做好多少支？”

龚江沉吟了一会，道：“最多只能打造成二十五支。”

“不行，”贺子龙道：“最少也得打好三十支才够用。”

龚江道：“以两位的绝世武功，天下已经没有几个敌手了，一时之间又哪用得了这么多的夺魂神钉？小老儿先做好二十五

支给你们，其余的容后再……”

“你哪来这么多的废话？”贺子虎叱道：“你可晓得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人？”

龚江一愕，道：“天下有谁值得两位动用夺魂神钉，并且还要用得如许之多？小老儿真不相信……”

“嘿！”贺子虎冷笑道：“你没听过，般……”

“老二！”贺子龙打断了贺子虎的话，沉声道：“龚跛子，就这么办，明天中午以前，你负责铸好三十支神钉送到城外的柳云山庄来，不许有丝毫差错，听到没有？”

龚江吃了一惊，道：“柳云山庄？那是秦大官人所住的地方呀！”

贺子龙颌首道：“我们今晚就住在那儿，明天等着你的夺魂神钉了，喏，这是银子，我们不会短少你一分钱的。”

说着，他自怀中掏出两锭银子，抛在龚江的面前。

龚江拾起银子一看，每一锭足足有十两以上，若是用来铸造“夺魂神钉”的材料和工钱是足够有余了。

他愕了一愕道：“贺大爷，要不了这么多……”

贺子龙道：“大爷赏给你的，你就收下吧，只要你把神钉按时做好就行了。”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话声一顿，道：“打造好了之后，你叫那孩子送去，切记，不能误了时刻，否则我们的手段你是晓得的，到时候别怪我们辣手了。”

龚江勉强笑道：“两位大爷的事，绝对误不了，可是又何必一定要于梵那孩子送去呢？小老儿另外派人送去就是……”

贺子龙脸色一沉，道：“你说什么？再说一次我听听？”

龚江苦着脸，道：“你既然要梵儿送去，明天就让他送去吧！”



贺子龙嘴角紧紧抿了一下，脸上现出一股凶煞的神色，狠声道：“龚跛子，你若是想弄什么鬼，以为可以逃得了我们的手掌，那么你便想错了，你可晓得秦鹏飞是谁？”

龚江道：“名闻武林的鬼斧神鞭秦鹏飞大侠，小老儿怎会不晓得？”

贺子龙道：“你既晓得秦鹏飞，当然也晓得我们的交情如何，以及我们这九大凶人的绰号的来由，所以你无论逃到哪里去，都逃不出我们的手掌。”

龚江堆着笑道：“小老儿有几个脑袋，敢逃避两位大爷？两位错怪小老儿了。”

他干笑两声，问道：“贺大爷，您说的秦鹏飞秦大侠就是柳云山庄的秦大官人？”

贺子龙道：“你知道就行了，不过我们警告你，你若是敢胡乱说出去，等到鹏飞来找你，可没有像碰到我们兄弟这么便宜了。”

龚江道：“两位大爷放心好了，小老儿绝不会胡乱说出去的。”

“我们走了，”贺子龙道：“切记，不能够误我们的事。”

龚江点头道：“两位大爷放心好了。”

贺子龙和贺子虎不再多言，转身向屋外行去，一齐戴上笠帽，然后跨上了马，向着城西飞骑而去。

蹄声由缓而急，人影由近而远，很快地便驰出了龚江的视线之外，消失在城外。

龚江收回远望的目光，也没理会街旁的行人和从邻屋窗口探出头来的熟人用诧异的眼光望着自己，转过身来，跛行着走到店里，很快地把店门关上了。

厚厚的木门把阳光拒于门外，室内顿时为之一暗，炉里的